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保節文憲公摘稿卷之十六

傳類

浙江右叅政知台州事周公傳

公諱旭鑑字同廣信貴溪人也姓本丘宋魏國文定公諱密之裔其先以宦寓干越之丘墩與貴溪周氏為世姻公父惟政出為周氏後因承其姓公生而警敏童年即有志遠到經史皆通涉大義甫冠以家貧從父命廢書然志猶未墜邑令聞其才將辟為掾公耻其事刀筆力辭不就索之急匿山谷中度勢不容已乃白其情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游於是

識日以進永樂丁亥 文皇帝詔儒臣脩大典公  
用薦者召赴京師入局預執其事書成授迪功郎順  
德府經歷三年得代改江寧縣簿未滿考又以舊代  
者至還吏部會通政司幕職員缺當道薦公權知經  
歷司事值車駕北征公從幸督餉以身率下不避勞  
瘁飛輓之役如程而辦旣還真拜知事上以京儲出  
納英旁午欲得廉明剛正蒞之吏部尚書蹇公義以  
公應詔公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窟穴倉廩侵漁公  
私者悉抵罪竣事還任適南京通政司長貳缺上以  
公進循雅奏請詳明特命公往署其年德元年

以內外艱去歲辛亥服闋入京學士曾公祭侍郎  
公嘉交薦公材任郡守吏部侍郎鄭誠惡公不已附  
沮之浙有邑曰黃岩依山濱海民性兇橫告訐俗  
小忿動以兵鬪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  
利吏刑與齟齬即群起媒孽以法褫職去者接踵迭  
臣雖謂非公莫能治適令缺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  
錯自見無幾微憂惧色迎者尚待界上公已潛入邑  
中盡得諸豪主名乘其不測以一日獨坐庭中召諸  
曹與定約束豪來謁者猶用其故術覘公公叱左右  
縛詣獄當以死惡黨服粟公猶嚴備之夜寢嘯五徠

恭數月純紙設張衆知公不可動相戒勿犯自是於  
行政教且爬梳其逸蠹山海寇出設方略勦除殆盡  
故廟學毀于颶師生處草屋數椽亟撤而新之奏減  
軍需及風傷田禾度逋稅不能償者達於監司以代  
以鈔編戶貲產高下之數悉籍記之遇役則橋以差  
其輕重里正之役必擇閭右以克於是賦平徭均逃  
移獲業者十七八以潮飲苦鹹而多病也乃鑿山引  
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嘗割產千畝為縣北  
利涉橋脩葺費歲久為有力者所侵橋廢不葺往來  
以艱濟遇漲多覆公輒復於潮淤疏曳渠以土壅塞

一祠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  
所在如其言以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甚虔  
三日大雨稿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  
枝又有靈芝及一乳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繪四異  
圖以紀其盛既數年黃岩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黃  
公像以奉於家鄰境民辨事不能直者亦往往赴公  
愬藩臬以臬聞時三楊先生方掌機務急於用賢請  
于上陞公台州府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岩縣事賜  
遷書有廉潔公勤撫綏良善獎刈豪強百異之圖

案其業之褒公奉勅益感奮於郡事多所釐決正統  
甲子台守以事罷闔郡軍民上章頌補上特從民  
請進階中順大夫公既蒞任其政一如在黃姑野而  
崇禮教飾信令正己勵下興學舉賢尤注意焉無  
五民格心歸化爭訟滅息盜去入他境歲已已歲  
州山寇葉宗晉倡亂朝廷命將勦之有勅公督義  
兵往替其謀公既行台民皇皇失所恃屢疏請還公  
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訓練復據括蒼  
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于時鄰郡皆騷動獨台  
是然郡民歌之是歲嘉禾生郡廨一莖兩穗有三合

頌者能司景泰庫午監察御史程昊上公治狀特陞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階亞中大夫仍掌府事時公年  
幾七十矣大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龍命不敢遽言其  
私臆寇政務用劄報稱一旦謁文廟還方蒞事溘然  
而逝公為人短軀豐顙秀目踈髯氣岸高邁性度調  
儻所立不肯居古人下嘗以思誠榜于座右存心制  
行矣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祺諸暨教  
諭祐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即與賢士大夫遊尚  
書正直郁御史顧佐學士解縉曾蔡庶子周述脩撰  
李潛也後討陳遜諸先生交氣深然相尚以義不辭



以請容前台李性嘗與公互訐事白烘被  
捷思家屬而留郡公置舊怨屢加存問將歸為治行  
李公並堅公永樂間嘗坐累親奉梏歲餘正統間又  
被謫下獄數四慶之怙然不以變故易初節歷試中  
外勤於職守每五鼓視事至日中始退食率以為常  
入仕幾四十年未嘗以家累隨食飲被服與寒暖伍  
其亦也囊無餘貲父老周甲錢乙輩為治殮具郡人  
無貴賤老弱莫不悼且其誼者哭奠尽哀柩行縞素  
送者數千人其厚者執紼率奠所余年亦餘年矣台  
人士頌公之賢者無異辭與民相與推賞道相費也

人盟手焚香向闕庭拜已而詣先祠拜語宮諭曰  
吾母子幸受茲寵惟爾祖爾考之施爾其告報

國恩以母忝先德宗戚誦之謂其知禮而善教後  
以為中允所受銀幣之賜歸壽太孺人太孺人又語  
宮諭曰吾老矣何幸復見今日之盛向闕庭拜詣先  
祠拜皆如前益恭間携宮諭上編脩公塚往返五六  
里甚健而駛且飲啖生冷櫛沐風露中一無所拘宮  
諭乃扶持上京師今上嗣極以從龍恩進秩又以  
經筵初講賜銀幣潛邸舊學賜腰金史局肇開日賜  
厨料太孺人目擊其榮心甚樂之既二年而病病時

值

先皇帝命儒臣所脩通鑑纂要垂成宮諭每

朝罷亟馳歸奉湯劑不暇顧史事太孺人猶謂館曰我庶幾勿藥毋廢爾職務也及且革處分後事語數百不能暇後語宮諭曰寄聲爾兄善居官吾不得再見之矣遂卒蓋正德丁卯六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大孺人奉先甚敬晨起必詣祠致恭歲時奠享必親治其事時物雖瓜果必薦而後敢嘗忌日必備物以祭勤於紡績至老不休子視職獲不輕加箠辱即薪水之用亦必軫取者之勞其仁慈蓋天性也子男三人長汝寧名昇郭孺人出持身廉慎在郡縣有

循良譽次宮諭德行醇篤同輩中自相推讓以為不  
可及所至皆未可量次得既娶而卒女二人婿俞洪  
滕鼎孫男若干人履短履長履僧共若干人太史氏  
曰語有之非是母不生是子陶桓公之功業湛氏之  
教也歐陽文忠公之文章鄭氏之教也予與蔣宮諭  
敬之為同年進士又同處翰林見其如輝山之玉媚  
川之珠心竊敬而愛之要之非山川名勝豈能孕希  
世之寶斯足以驗太孺人之德之懿矣然不逮其子  
之太顯而遽歿考之二公之母亦然將所謂慈顏如  
春風不待桃李實者耶悲夫

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清簡冰檠

孫公傳

公諱需字孚吉姓孫氏別號冰檠江西德興人祖諱  
原貞永樂乙未進士由禮部郎中歷浙江布政使以  
屢平巨寇最功陞兵部侍郎叅贊軍務進尚書秩鎮  
閩浙文章勲業取重當世為一時名臣後歸老歲寒  
溪因以歲寒自號父葵軒諱敏為人豪邁領景泰癸  
酉鄉薦司訓揚州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少  
敏有大志歲寒公甚鍾愛之常語人曰繼吾後者  
此子矣稍長補邑學生潛心經史後邑令四川鄧

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  
微孫公吾皆為道殣之時已歷西考當奏課巡  
都御史丘公彛疏留治事蓋在蜀已餘七年吏部  
補陞者五邑人有不悅公者譖于時宰乃久不遷而  
公未嘗意動尋以蔡軒憂歸故事凡藩臬舟行以瞿  
塘滬頰之險命有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  
百金公不欲歛民固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終喪  
改湖廣未上擢浙江按察使遇大獄必加審覆未嘗  
輕決小吏苟無大過必保全而杖植之臺使薦賢監  
國必貴及和治庶申陞浙江左布政使初歲寒老

在浙也。蔡軒以子舍侍養公，實生於是。廨焉五十年，復繩祖武，人以為奇。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謗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宿弊，釐革殆盡，使無所售。其新民謹有前劉汝孫清德著聞之語，蓋以公可繼大司馬。東山之竭也，入覲，例僉水手取銀為道里費。朝士之贄亦取辦焉。公峻拒贄，率從簡論者賢之。第治行又首及公。還浙，未浹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河溢且盛，汴城民流移載道。公議役以築堤而予之傭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飢腹飽。公私便之。群盜橫行，命將領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取其

賍散州縣以充賑給之費他若讞獄平賊鉅強植弱  
孳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罷無遺弘治癸亥  
馬帖下河南取牝丹三千本公疏耳目之玩不可勞  
民必陽知縣馮憲忤宗藩已有旨下撫按官會訊尋  
復逕赴詔獄公疏令如反汗殊戾舊法

孝廟皆納其言而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勸民視公如  
父母然鎮守中官劉瑯與公水火瑯剝民自植公輒  
以法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公據法配之  
荒裔瑯嘗跪請于公曰瑯不能公之廉公盍稍縱繩  
墨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耶公心知瑯必害已



亦不為動瑯日夜陰晉中公大臣之子有怙勢橫于其鄉者公亦裁以法於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調公往補蓋大臣而不欲公之久於汴也公去汴汴人遮道攀留呼天而號曰何為奪我公而他昇也至陝經畧武備拊循士卒取責臣所私復復之舊伍他省有輸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苦邊氓聞虜警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避緣是項領為風寒所戕而病遂乞休詔不允乃召還京去陝陝人攀號如去汴之日道彰德守以銅爵覲贈公亦弗納寓館陶堅卧不起累以疏辭時

孝廟方命侍郎何公鑑稽覈荆襄流民而鄖陽共淵  
藪也乃改公提督撫治公至以文告諭之願為編氓  
者給牛種俾有常業頌婦故里者給餼遣之籍管內  
所得逋逃蓋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為撫民急務乃興  
建學舍擇秀民聚講其中有暇則親往課之未幾士  
習丕變應試者倍于曩昔武當在境內先是國家諸  
祈禱皆民出公曰山有香錢鉅萬典守者輒私之是  
不可取為享神之用耶今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  
祈禱之費不擾於民矣鄖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  
之精密者正德丁卯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過安陸謁

恭穆獻皇帝錫宴有厚賞焉公辭不受帝益賢之比  
至留都值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一覽形勝公謂  
法不可擅登乃止己已陞南京禮部尚書時逆瑾專  
政陞者多以賄謝公方坐崇藩之累罰輸邊米數百  
石囊如懸罄蓋不能辦而心亦醜之瑾以公不附已  
未數月矯旨令致仕歸歸則故居已燬幾無以為生  
公處之裕如也庚午瑾敗復用薦起為南京工部尚  
書務釐宿弊不欲以浮冗多耗民財先是諸營建給  
領料價率匠魁專之蒞部事者或與為市故群匠無  
所得而工不可速完公乃令匠魁及群匠同領而均

分之稱便如一口出歲省冗費常數萬金癸酉冬改  
南京刑部尚書諸司獄必親筆削處當奏讞皆極寤  
慎人無死稱甲戌夏考最遂改南京吏部尚書留都  
務簡公表以廉靜諸司翕然明年奉

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忝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  
者止坐微罪不忍以秦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  
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斬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  
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旣而廉  
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自是年至于丁丑凡  
八上疏乞歸皆不允戊寅疏脩政弭災戒遊畋抑黷

諸事以年及遂停俸輟

上閱勞公特允所請俾乘傳歸賜勅若曰卿效勞有年操持清慎朕方倚卿為留都諸縉紳楷範而乃浩然有歸志邪其命有司給廩粟月二石與隸歲三人以示朕優禮老臣之意公歸以晚年餘俸創屋數楹摘勅中兩全二字以名之里居自守益嚴於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肩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

上賜我輿隸將何為而又須有司別給邪其一介不苟取如此公居家孝友居葵軒之喪苦塊柩側不肉

食者三年鄉人以為難事繼母王大夫人如其所生  
與兄養正翁及其母弟悅吉敦吉慶怡怡如也平居  
待親族遇僚友巽言恭色和粹可親然志於潔已蒞  
政臨民必慎法守人不敢干以私遇呵不可雖骨肉  
之親未嘗苟徇歷官五十餘年所至為清白吏而能  
以儉養之一切世味淡然不入其心化行閭門其配  
張夫人子曉暎暉皆不敢違公之教其卒也士大夫  
惜之

朝廷嘉公之賢贈其官為太子太保予之謚為清簡  
可謂存順而沒寧無復遺憾矣宏為公館甥受知愛

比歲赴召往告公別公時病足已覺少衰然語及國  
事猶拳拳憫俗憂世無異疇昔且謂宏曰子遭遇  
聖主千載一時當益勵忠貞以副報塞在易泰九二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相道也子其當之宏每愧  
不能副公之教公既捐館舍則發揮潛德以副其不  
朽宏書也乃述其平生行實之大者如右庶異日史  
家有兩考信而增汗簡之重云爾公所自著則有冰  
檠稿及奏議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昔伊尹志於堯舜君民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  
稱之謂非其道義尹一介不以取與諸人則取與之

閑於士行大矣世有務為闊略以便其私者類以議  
於守己為小庶曲謹亦獨何哉冰檠翁自筮仕至於  
掛冠恪守清白始終一節士大夫皆信服而譽重之  
以清簡易其名蓋非過也吳司徒憲之為予言在河  
南時恃翁同年嘗以繪一輦為餽亦牢拒之其細行  
必矜如此他可知矣翁在蜀時後弟有入其境者檄  
有司械送此鄉在浙時長壻特來候翁鑰門累日竟  
不容一見而去談者或議翁過矯矯近猶猶聖人之  
所與也不然則務為濶畧者能諧世以取容顧不賢  
於廉謹者哉



行實

先君封翰林修撰承務郎五峯先生行實

先君諱璠字叔玉姓費氏家鉛山仁義鄉之橫林曾  
祖諱廣誠妣王氏徐氏祖諱榮祖妣曹氏張氏考諱  
應麒贈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妣周氏封太宜人奉  
旨所君五子諱珣字伯玉號敏菴景泰癸酉鄉貢士  
諱瑄字仲玉號復菴成化乙未進士歷任貴州布政  
司右叅議於先君為兄諱璵字季玉入贊助荒政授  
義官諱瑞字幼玉號雪峰成化癸卯鄉貢士則先君  
為也奉訓府君才性邁豪襟度曠達嘗自恨早孤失

學既有子力教之敏菴穎悟甚稱其意年二十遂領  
鄉薦先君質類之復令業舉子年十五六能屬文矣  
會敏菴即世府君亦棄養少叅公謂先君曰吾父兄  
之志期以詩書大吾門不幸相繼淪喪成其志者吾  
與汝之責也吾質雖不汝逮業已游庠校不可中廢  
誓卒所業以贖吾父九泉之目然老母在堂寡嫂在  
室弟妹在襁褓在中閨吾內顧之憂繁至於米鹽之  
務類妨功奪志非汝棄所學以為吾佐不可也語未  
畢淚數行下先君亦淚數行下敬對曰敬不惟吾兄  
之教是聽少叅公既免喪遂應限年之貢此將太學

在祿之日十八九凡小大之事先君以身任之公乃  
得專意仕進迄于宦成雪峯先生相繼領薦奉成奉  
訓府君之志奉訓君平生愛其同產弟甚餘贊志  
以付之其率也囊無私畜先君初主家務與不能自  
給所以內支百費外應諸役捋荼蓄租備嘗艱苦其  
後贊產漸致克裕視府君歿時至數倍焉方府君之  
歿家難孔棘而外侮乘之先君年甫冠隨事禦過未  
嘗蹉跌歎孤弱寡者知計不可用乃更屈服先君天  
性孝友奉訓府君屬纊時適外出未及聞治命終身  
以為痛語及輟淚出盈睫遇家慶追慕府君則泣而

歎曰此吾父之遺休惜其不及見也事太宜人聲容  
柔婉必適其意太宜人多病窮鄉醫藥不便因自習  
湯液廣求良劑以備之逮事繼祖母張孺人晨夜叩  
寤問問必手捫其肌體寒燠溫存再三得命而後退  
張謂人曰諸孫來問安者立床前頰辟支佛一呼而  
退殊無真情惟第五孫乃真愛我蓋先君行也曾祖  
妣王孺人墓為盜所發遺骸散暴灌莽中諸孫往者  
疑畏莫敢迫視先君一一手掇納諸故轡焉長嫂張  
孺人姓張後內政賴焉先君率先妣與安今事  
之恭甚遇其好勸益辟下低首屏氣無幾微見辭色

必待其開霽乃敢退休事少叅公及待二弟極其友  
愛聚坐談笑日以為常非有故未嘗室處錢帛銖寸  
不入私房先妣有嫁田歲入租數十石捐之以給衆  
費家事惟少叅公之命未嘗避勞近五十覺筋力不  
逮始委之李玉君而猶總其大綱焉雪峯先生未娶  
時遊學自遠歸病痢危甚先君特入卧內晝夜扶持  
至親滌棄器察所下不以為穢先生恃性敏累試不  
利時其惰而策之嘗聚族別戲舉杯相屬不已先君  
怒其廢業奪其杯擲之先生益奮勵是秋遂領薦宏  
亦濫與焉先生願謂宏曰汝學豈遽能至是是天所

以報汝父之孝友也。弘治戊申，先生在大學感病，歸先君，犯暑往迎之，相失於淮陽水步間。返舟訪之，或報已過鎮江矣。亟渡而南，則知以病革實留水步也。會日暮風甚惡，帆不可比。張舟人請少待，先君曰：「吾弟忍死我待天乎？其諒我也。」亟麾之北渡。暨見，則將絕矣。獲執手訣語數刻，人以為幸。其將絕也，先君呼曰：「吾弟有少妻弱息，在獨無言乎？」瞪目荅曰：「吾何言有？吾兄在，吾無慮也。」先君聞念其言，即為之於邑。所以撫教其孤，寯視諸從子，有加。即農圃細故，必問曰：「寯知之乎？」母後時也。嘗夜有盜過家，衆已寢，熟先君

聞變亟扣窻卧所携窻出走既出窻猶未寤其願卹  
群從子頰恩意備至疾痛必斲視雖中夜聞呻吟聲  
披衣而起寢不能安蓋總家政四十年內外輯睦如  
一日晚年復與少叅公定著家規一編垂之後裔其  
類凡七曰同居曰均財曰奉先曰訓後曰惇禮曰守  
法曰尚義皆舊所常行宜於人情而可久者云與先  
妣相敬如賓閨門之內無媒容無戲語生子十餘其  
存者宏及仲完而已雖甚鍾愛而教之最嚴自能言  
即誘以遠大既就日有常課家務之隙必即塾考其  
所業尤謹禮教言詞動止少涉輕肆必呵責之遇事

嘉舉奉訓府君之言行以為訓宏既領鄉薦試禮闈  
不第留太學卒所業以故大司成瓊臺丘公補菴費  
公為依歸學漸有進寓書勉之曰汝勿念父母但勉  
成大器孝之至也又以詩戒有百倍工夫宜自勵一  
毫私欲勿相閑之句已而忝登甲科備員詞林聞間  
與朋儕奕戲也則又以詩戒有翰林事業多如許博  
奕何勞枉用心之句凡書至官下自謹疾愛身之外  
拳拳焉惟修飭行檢是先且曰吾見士大夫忽畧小  
節而能令終者鮮矣汝宜刻于心先考慶同姓少長  
皆無違禮叔父應麟甫始分異時情少乖卒體奉訓



府君愛弟之意遇患難必為盡力應麟甫不時至邑  
令欲加笞掠則以身翼蔽請代今義而釋之事類此  
者非一由是親睦如初先考嚴厲有威音吐洪暢賦  
性剛直臨事明決鄰族爭訟不能直者輒來就決一  
言之下是非瞭然里中小民有所恃而能自立欲為  
不義者惟恐先君知之然深嫉武斷貪求之俗或致  
覬譟必叱而出之曰吾欲吐汝氣耳豈望報乎今四  
川憲副寧波張公仲明尹鈞山時往往以訟牒付先  
君使平其曲直謂訟者曰清里正不汝枉也其存心  
一主於仁厚鄰翁田叟相見時委曲假借未嘗加以

富貴老不能存者收而養之以病告者畀之藥無倦  
意初鄉俗貸穀息皆十五先君獨如律息十三貧不  
能償者輒焚其券權量之制與公家同鄉閭依以為  
信得贖金棄不復用曰吾為人所欺可以欺人乎歲  
大侵穀價騰踊富家閉廩邀直先君戒家人減價糶  
之曰幸灾射利仁者不為也商舟載筭脯覆於潭漁  
者攘而售之家人利其賤竊買以供具先君知之則  
數月不筭食用以芘羹臠亦擇而棄之自負智畧足  
效一官在田里間熟知民所疾苦政有不便為之心  
側藩臬郡縣諸公禮於其廬者必慄慄告之虛懷盡

下者多見采納焉然廉介有守非公事不輕入城府  
自少叅公責任以來親故或徇勢為請寄先君曰吾  
已戒從者持束藁於門矣能食此者乃能為汝忍恥  
以私于人吾不能也太宜人姊子寔甚有所干先考  
拒如前其人獻於太宜人曰業已受其金且以為衣  
食費矣將柰何先考懼傷太宜人意曰是無難也寧  
為汝償其金即如數償其金而謙遣之宏既貴深以  
盈滿為懼復作箴以自警有毫末之污終身可恥心  
之神明豈可欺蔽之語焉性不喜飲亦不以酒強人  
又嘗聞上饒一齋婁先生講家人上九爻義深與意

合處家以嚴不遷穀色房無媵侍嘗自嘆曰吾聞昔  
人有三不惑吾其庶乎年四十有六已受修撰之封  
處之泊然不見其少有驕態非歲時宴會未嘗御綺  
縵胡族鄉鄰莫能瑕疵一言先君天分穎敏於陰陽  
方技刑法諸家者流以其切於俗用也皆通習之初  
葬奉訓府君筮宅未審謀遷諸吉壤乃研窮地理之  
術少叅公所購葬經有理致者徃徃手自抄集默誦  
潛思契其肯綮後得吉於縣東金相之原太宜人婦  
窆時乃改而合之啓故窀見柩已腐盡悲慘久之嘗  
謂地理家葬心之說與程朱所論合仁人孝子苟愛

其先者必不忍置其軀魄於水蟻沙礫之中故繼祖母張孺人之葬於青山敏菴及張孺人之葬于石壠少叅公及雪峯先生之葬于芙蓉皆山水佳勝處而其冒風露披荆棘盡心力以訪求之蓋亦勤矣先師補菴公之捐館也親往吊祭且挾壆師偕行而卜其宅兆曰吾兒有成公賜也吾何以為報乎去之日子寤方卧病及婦已卒雖痛甚未嘗以出為悔學士南昌張東白先生以先君好青烏之學且所居南有五峯山之為五峯先生先君曰以自詭云先君自弱冠理家精幹勤勵居移日必出行田園壆闢修築惟其能

不以勞憚旣受封猶然宏欲迎鮑斗升之祿庶其  
少息而先妣以女弟未行弗許戊午之春復申前請  
始欣然可之其冬裝已辦矣不幸先妣棄養而弗果  
行宏守制歸奉先君私計服闋時扶持北上烏鳥之  
情倘可少遂詎意罪逆深重罹茲酷罰而先考以先  
妣卒之又明年益冬溘然而逝罔極之恩未能少報  
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先是歲丁未先君聞邑之白水  
鄉有山曰天柱最秀襍被往觀夜宿于城邸夢人告  
山中有夫妻相會穴心異之厥明至天柱果於其南  
又得高壠曰揚梅尖實與天柱對峙而爭雄也自是

每登而樂之顧瞻徙倚移日不忍去先卒之十日率  
宏完奉先妣之柩往葬焉而窆期尚遠乃歸婦未數  
刻頭岑岑痛不止遂卒蓋庚申十月三日也距兩生  
正統壬戌六月十一日僅享年五十有九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先妣余氏同邑望族處士允徽之女有賢  
行詳具西陲李公所為銘子男三長即不肖次完習  
舉業少詹早卒女二人適廣信府學生上饒廬溪  
瑞次許故知寧美州弋陽張簡子錦孫男若干人長  
某五歲卒次懋仁次懋賢孫女三人長許適完  
吳巖今侍請學士儼之子也餘尚幼初先君年四十

一嘗病疫于姑蘇幾不救里中老穉憂之相率禱  
于社者數百人且日至門候問安否聞其間也則轉  
相告曰我公庶幾無慮矣愈之日復相率賽神呼笑  
以為樂後十年病疽症尤急鑿告技絕矣衆憂而禱  
之如前已而竟愈人以為有相之者至是暴卒莫不  
駭焉來吊者哀之如所生邑里有老成凋謝之歎宏  
以辛酉八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天柱山之陽從先  
考之兩樂也痛惟先君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處家居  
鄉迫絕流俗惜也早罹孤孀終于韋布志節本猷百  
不一見不肖兄弟復庸劣寡昧弗克顯揚幸而苟生



實藉其幽光庇我後嗣用敢飲泣瀝血直述事行將  
丐大君子為幽堂之銘墓道之表以垂諸不朽而荒  
迷慘塞弗能成章伏惟執事文行高古望重一時敢  
乞矜念存歿代為次叙庶作者有所考信不勝哀懇  
之至

先母贈夫人余氏行畧

先母姓余氏宋叅知政事上饒郡開國伯諱堯弼之  
裔也後以族屬蕃衍自上信從鉛山之西溪先外祖  
允徽處士能以勤儉致富而尤好尚禮義繼娶周氏  
有賢行是生先母先母生而慧泚不煩姆教父母器

之為擇所宜婦時先祖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府  
正方欲以詩禮振起門戶其於先伯鄉貢進士敏菴  
叅議復菴先生受室也皆慎其選及聞先母賢遂為  
先考聘焉先母年十八歸先考蓋先祖及敏菴先生  
先是已即世矣先祖女夫人周氏以先祖之志命先  
伯叅議公專務學業家政總理悉付先考至凡閭閻  
米鹽之務則屬之先伯母貞節孺人及先母焉先母  
上奉周夫人時其寒燠飢飽敬進所欲晨昏必叩榻  
問起居有小恙則駭汗終夕疾已始復周夫人曰是  
能孝我每舉為姻黨告張孺人性嚴毅內治軒然先

母能曲意將順居常覘其嘖笑以為憂喜於是張孺人之教克行于家顧先母懽甚蓋忘其為寡居也鄉俗富者嫁女或割田以資奩具所入之租夫之父母兄弟皆不問其凶納先母之嫁也有腴田數十畝謂先考曰吾家方敦尚孝義吾豈可私所有哉遂捐其租為公共費故妯娌相效無私蓄焉先考有弟妹各一人當先祖歿時皆釋弱而先祖母多病倦動所以撫助嫁娶亦惟張孺人及先母是賴先伯叅議公嘗語宏曰吾門之興爾祖之心吾兄弟成之而實張孺人與爾母內助之力也其心生動儉慈行早歲蚕織所

亦下遺僕妾時祭節享滌器治具不以委人燕饋賓  
戚務致豐潔下至僕隸盤飧亦手自飭餽意乃慷慨  
每嚮晦必命徙薪儲水而後即安牢豕墻鷄一一經  
慮家人畢就寢獨先母室中尚繼燭縫紉刀尺鏗然  
有聲其自奉甚薄服飾飲啖不厭粗糲於取人之財  
惟恐其多而賙給孤嫠貧乏遇所有未嘗靳惜疏宗  
遠屬多感其惠生賤弟兄十餘人其存者宏及仲完  
而已雖甚慈愛之然長而就傅贊先考督教甚嚴宏  
領成化癸卯鄉薦卒業太學者三年不以離憂介懷  
丁未宏忝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後一月恭遇恩詔推

到先考如宏官而先母為安人宗戚女嬭莫不助喜而先母自處如平時不見其有矜喜之色皆竊語曰余安人不類其官母也先考性亢直待人不善委曲先母每因事規之或以非義相干有所餽遺者先母謂先考曰吾寧貧不願苟得然有急而問亦人情之常宜溫辭遣之庶不招怨詈也先母躰氣素弱而又勞于家務宏蒞仕後累有迎養之請先母曰吾入費氏門三十餘年與諸妯娌分職重務甘苦必同勞逸必均故衆志安定家法乃立今以吾既貴遽畱自逸人其謂我何妯娌強之不聽蓋時已感瘡矣自後每

勞瘁必作少間則又給事不輟其天性勤儉固然也  
弘治戊午秋宏念遺養日久復申前請先母始欣然許  
之北上有期不幸以其年冬十二月三日卒距其生  
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享年僅五十有六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子男三人長即宏次完縣學生次寄生十  
歲卒女二人長適國子生上瀘余瑞次適弋陽縣學  
生張錦孫男若干人長乾孫六歲而卒次懋仁懋賢  
懋義懋禮懋良懋智女孫長適宜興吳驥翰林編脩  
南京禮部侍郎克溫子也餘尚幼哀哉先母以辛酉  
年正月十二日葬于揚梅尖之隴少師西涯公既辱

賜之銘矣宏荷遺德覆育自服闋還朝屢進官階三  
受誥命先考由脩撰累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先母由安人累贈恭人淑人夫人榮養弗逮痛悼深  
深首相樹碑以侈上恩是用銜哀瀝血仰干執事賜  
之雄文表於墓上庶先母所以幼躬薰後者有所托  
而垂諸不朽矜而許之存歿之感寧有既耶不肖哀  
子宏不勝哀懇之至

先伯貴州等處承宣使司右叅議致仕  
復菴先生行實

先生諱瑄字仲玉別號復菴姓費世居鉛山仁義鄉  
之橫林遭元之亂譜謀不存自先生而上六世未  
可考諱友常配余氏諱廣成配王氏徐氏諱榮祖配  
曹氏張氏諱應麒贈奉訓太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  
外郎配周氏加封太宜人者先生之高曾祖考妣也  
自榮祖而上三府君皆以勤儉立家有隱德至奉訓  
公始以宦學教子于五人名珣者字伯玉號敏菴景  
泰癸酉鄉貢進士名璠者字叔玉以子宏貴封翰林  
脩撰名璵者字季玉以義民入貲賜冠服名瑞者字  
幼玉成化癸卯鄉貢進士而先生其仲也奉訓公憤



已早孤失學教子甚嚴而敏菴進銳成速甚稱公意  
至於大受遠到則屬望於先生以先生質雖愚鈍而  
性寬耐事不輕喜怒故也景泰辛未遣敏菴偕先生  
補邑庠弟子員癸酉之試敏菴領薦歸族人有置酒  
為賀者先生素善飲引滿無筭奉訓公顧謂之曰今  
日之會為汝兄非為汝也汝及繼飲露醉能無慙乎  
先生對曰兒敢以酒荒業哉願樂吾兄之成有所欽  
法可以酬大人之志耳於是奉訓公盡歡而罷又明  
年先生從敏菴知京師游冢宰康懿陳公之門初習  
禮至是改治書月暮自京師還而敏菴即世奉訓公

亦棄養矣服除遂應限年之貢升于太學既而循例  
與故詔守將君欽今都憲鄭公齡講學不輒成  
化乙酉領江西鄉薦累試禮部不利乙未始登進士  
第觀政工部累奉使於外最後使蜀府營塋事兵民  
之與役者皆曰於我有德及歸王所賜橐裝直數百  
金固辭不受己亥冬選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往  
督徐州之呂梁洪洪上流支渠洩水舊以束草閉之  
水漲則蕩為浮梗以去會洪夫所具草束歲累至二  
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勞於脩築先生至  
取州庫所儲草價募匠石調丁夫輦近洪塊石疊爲

長堤二百六十五丈其廣七丈而高殺丈之三又於  
堤西築埧口二十餘丈以殺湍悍或疑堤太卑者先  
生曰為堤者取其無耗吾經流而已水有餘固宜縱  
之漫流其上也且凡高者必危而易覆况奔流怒湍  
與吾隄鬪乎吾慮之熟矣及隄成甚固奏減草束歲  
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又以洪東叢石穉惡廉利  
牽輓者出沒其間是不能良步乃畚瓦礫實其窪隙  
而外以石甃之計其長凡四百二十餘丈功未訖例  
當代還居民數百人詣督漕總兵官陳公銳巡按御  
史周若蕃言先生治洪有方功績未就不可使去事

長貳請從民願復留先生三年於是東隄之險  
六行者便之而東隄之東又築長衢七百九十丈  
以折牽輓之壅至放舟之廳集夫之廠積藁之場  
市易之集與凡祠廟解宇有關於洪事者必盡力焉  
初二洪居民私造舟以剝載者例輸所得米十分之  
一自先生至亦尤涸所輸稍多于時方事築隄之役  
乃取以為夫匠之廩辛丑壬寅歲侵民餒徐州碭山  
二學師生俸廩亦不繼先生以其米二千餘石助有  
司賑之乙巳春又以六百石給漕士之喘遲而粮絕  
者蓋剝除脩築舊斂十去八九然公私往來者但見

其役之興功之就而不知其勞與費所從出也其事  
見閣老西涯李公所為記丙午春代還遣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其秋九月貴州都勻苗盜竊發守臣以  
僭偽號畝不軌聞詔擇御史部屬各一人往相撫勦  
孰便今官保大司馬馬公疏先生老成可任遂陞本  
司員外郎奉勅以行時守臣已調近兵二萬結屯寨  
以俟矣先生與同事者親詣都勻清平察苗實無逆  
謀力主招撫之議守臣莫有所利輒出危語劫之同  
事者頗為所動先生曰君不知勅中慎之重之等語  
耶果欲用兵請君揣主之謀不取也馬况苗實不反

以兵加之仁者固如是乎又謂守臣曰諸公觀  
為已利獨不思調發無窮之害耶於是衆稍悟  
首出聽撫諭兵不果用六七年間貴州竟無苗  
患事具載憲廟實錄丁未授恩詔歸省太宜人明年  
為弘治戊申以太宜人憂守制婦服闋徃桂林泉有  
終隱之意既數年所親相與強之乃復趨朝遂陞職  
方清吏司郎中蓋甲寅歲也丙辰春陞貴州布政使  
司右叅議時已有歸志矣抵任分守安南道又為之  
修學校葺橋梁不敢為苟且之政明年捧表入賀萬  
壽節將至京師遂以病乞致仕婦又明年終亦正履

蓋孫治戊午六月十二日也距所生宣德乙卯七月  
八日自享年六十有四配駱氏側室傅氏子男四人長  
寅早卒次憲為敏菴後次寧邑庠生次官女二人長  
適弋陽邑庠生方且次許聘順天府尹德興張公憲  
之子 孫男三人長懋中次懋和次未名女六人皆  
幼先生為人謹厚誠懇慮事周詳故在官必勉副委  
任多有成績讀書不務博洽好觀宋人自警編取其  
要語以自飭勵當代名臣言行可師法者得諸故老  
徃往記憶不忘其教子弟亦常誦之居家孝友於友  
公之教自壯至老未以周旋罔敢失墜養太宜人

極愛敬於寡嫂張氏事之甚恭家事以付傭僕  
二弟不私蓄銖金粒粟俸入所贏悉與共之迨其  
歸也囊無餘貲雖妻子有怨言不以介意幼弟鄉貢  
士之學口自講授期以遠大宏游大學時適先生在  
呂梁每購經火遺之又書戒之曰古稱作史貴有才  
學識吾謂凡為士皆然獨史乎哉吾於吾姪不慮其  
才識之後人而忠其學之不博無以充其才與識也  
歲辛亥聞宏得請告歸躬自迎至天津故內相丘文  
莊公聞而歎曰世人愛其兄弟之子能如是者鮮矣  
嘗謂人家孝義表而覆敗相尋者由分貲異產而歸



戚不相及也乃取浦江鄭氏家規做而行之平生輕財好施待人恩意浹洽處僚友尤必以誠曰吾於施不敢薄而於報不厚望也故人無誠愚賢詐皆自以為難及其卒也大夫士知者莫不惜之而呂梁父老奔走垂涕請予主事來君伯韶願肖像以奉祀去先生塋于里之美蓉山蓋卒之明年己未正月二十四日也宏於群從中尤為先生所鍾愛而恨哭不憑棺窆不臨窆徒抱無涯之悲而已爰敢述其行實之畧仰干執事先生俯賜一言垂諸簡冊庶幾先生之所自立者可以不朽矣伏惟不推幸孰甚焉宏不

哀懇之至

費處士行狀

處士諱良佐姓費氏世為鉛山仁義鄉人永樂間盜  
發宋時塚得埋銘云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  
徙居鉛山世為婚好疑自蜀徙者即漢大將軍禕之  
苗裔也諸費往往聚族以居有居橫林者有居范塢  
者有居費墩者其譜牒失次數世以上莫詳其系而  
稱呼慶吊尚不絕處士蓋范塢之族諱德芳諱思安  
諱九思娶張氏者處士之曾大父大父父母也處士  
為人孝友事父母能服勞幹盡得其懽心年二十餘

二親繼沒執喪如禮弟三人曰良輔曰良佑曰良弼於是皆未冠處士撫而教之各底于成家中微產不能數百金處士勤身畱用積銖累寸漸致饒裕所創田宅推及諸弟不以自私終公之身內外良賤將近數百同釜而食不忍異燧良輔早世遺孤傑甫三歲處士視之如子使有幹有室其先世嘗坐累謫戍處士慮家衆彼此規避遂成閭訟乃與諸屬立約為期以次入伍而身先之次至傑會調發當之廣西勅苗孽處士握擘跼慟行道聞之莫不流涕至於宗族姻戚待之皆有恩禮宏大父贈奉訓大夫武選員外郎

府君於處士為父行也。今貴州參議君則奉訓公之  
仲子於處士弟行也。奉訓公見義必為為鄉邑豪傑  
以處士機警解事心甚喜之。百尔區畫報詢之。處士  
處士亦以得所依為幸。未嘗一旦去左右。正統末復  
脩經界之法。鄉推奉訓公長其役。履畝覈實無毫髮  
欺弊。其籍記七勞實。處士任之。奉訓公自恨孤弱失  
學。以教子讀書為先務。而處士效之。亦惟恐在後。子  
誠甫髫鬣即在奉訓家塾。授孝經小學諸書。暨長遣  
補邑庠弟子員。授業參議君之所。處士歿後六年為  
成化辛卯。誠領江西鄉薦。今為順昌令。處士歿以成

仙丙戌十月晦日距河生永樂甲午享年五十有三  
配張氏武陽名族女相處士有淑行奉舅姑能盡喪  
栗之職凡有事賓祭率先諸婦不憚煩瑣綠絲緝集  
沾及一家不特能衣其夫生永樂丙申沒處士九年  
卒年五十有九卒之年月日實成化甲午某月某日  
也子五人長侃次即誠次某次某次廣侃某某皆能  
繼勤儉之業廣亦治經知文墨女二人長適上饒王  
叔璘幼適同邑葉鳳孫男若干人某某女若干人某  
適某處士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葬其里芙蓉山先  
窆之左張孺人卒欲合處士葬以塋域狹小不克容

別莖邑東天柱山下陽塢蓋孺人之塋又十有六年  
誠始為令有祿以養而處士及孺人皆不能逮誠抱  
終天之恨無所控告飲食服御輒自貶損不敢安肆  
方且勤勵職任冀保賢譽以為親顯間嘗泣告于宏  
曰先人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誠養  
不逮親罪逆深重而墓上之石尚未有述又罹茲不  
仁之咎其何類以與士齒乃授處士平生行實使為  
之狀庶幾文章大家軫崇孝之誼寵賜一言表諸墓  
道以為不朽之托焉謹狀

封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毛公行狀

公諱敏字子聰別號養浩姓毛氏東萊掖縣人也曾  
大父諱士原大父諱伯全父諱福英世以純德稱里  
中母王氏有懿行公生而體貌脩整方頤廣額自幼  
疑重不為兒戲八歲入里塾親嚴師閉戶誦習已有  
鉅人之志當是時天下士庶猶奉令無讀誥律公挾  
冊如對君父未嘗有懈容長老異之曰是兒大毛氏  
之門必矣年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家貧艱於得書校  
人借錄點勘殆徧而其學不專口耳枝葉之末同輩  
多推讓之景泰庚午領鄉薦而上春宮不利天順丁

且以母老養報往司唐山之訓三載丁母憂甲申  
門復分教霍州成化庚寅滿考陞教故城兩至條約  
明隨材啓迪而尤以持心端已誠篤不欺為本屏  
華飾侈口不言利諸生有貧而不能婚塋者徃徃資  
助之故士類感奮多所成就若今少司馬馬公天  
祿故侍御李君汝弼皆及門士也應天甲午之試聘  
公同考方溽暑危坐舟中防範甚密將命者欲有所  
私以公嚴正不敢近而已亥滿考陞杭州府學教  
授杭為文獻大郡蓋慎簡也而地當孔道雖儒校未  
能無迎送之勞既五年公頗厭之乃請老歸歸三年



為丙午季子維之試于鄉為首選明年遂登進士入翰林為史職弘治癸丑書最得勅封公檢討階徵仕郎今

天子嗣極維之用春宮講讀之勞由侍讀進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公進封亦如之蓋公自歸休餘二十年再受恩封徭膺諸福既榮且壽世鮮其儷談者以為公初屯終泰寧於身而達於天子之所以報善恒遲而不其同如是也頃維之復荷腰金之賜且將授詔例請休及公而公之計奄至實維前一日蓋丙寅九月二十日也雖所生洪熙已已

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二前配趙氏繼劉氏累封宜人子男五長經趙所出次綸武清縣學訓導次縉次繡義官次紀維之其字也女一適監察院御史郭東山皆劉出孫男十六裴架架隲茶槩榮架槩槩架架架架業槩集架槩茶皆郡庠生女八曾孫男一女三公為人質直謹厚孝友天至父喪時年方羈州哀毀如成人送終之具竭貲營辦如禮事毋動求志慳不知其力之匱二兄子益子良雖異爨常資給之子良再失配其娶也費皆公出自奉節約而於賓祭必豐平居端坐終日默然及接人溫厚和易言論娓娓聽

者無不意滿年甫六十居林下與姻朋齒德相類者  
七八人月必再會會必罄懽而罷所談率依道義雖  
以其無一藝語性嗜學迄老手不釋卷嘗語諸子曰  
吾無以遺汝輩汝輩惟力墾經會庶幾有獲故諸子  
皆知自勵而大發於維之文行器業蔚為時望嗚呼  
公可以無恨矣維之守制婦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公于郡城西北北流之原固屬宏狀公之行將請于  
文章鉅公作為表誌以為公不朽圖宏蕪陋奚能為  
役顧維之先是嘗再得省公詞林諸君子皆有言以  
表頌禱之意而公之病家貧未得挂名其末余

三 屨於誼安忍辭遂為敘述如以俟採擇

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公行述

公諱瑜字廷璧姓靳氏其先為廬州人宋季避亂家  
元徙曾大父諱實妣宜人太父諱誠妣姜氏父諱榮  
寬厚好義妣吳氏相之以嚴家法稱于鄉里子三人  
公其季也幼習詩游鎮江府學既屢試不利以貢為  
南京國子生天順壬午授温州府經歷溫有盤石金  
鄉諸衛兵與民錯居且多山依海伏之盜時時竊發  
為患蓋劇郡也公雖處幕下持身任職挺特不群太

守蕭由周公賢之凡戢奸興利之事多以見委或先  
他官而不能辦者舉屬之公公益感奮自效嘗所識  
陳丰戶者欲妾民所聘女而訟于郡付公聽斷公以  
理諷止之陳弗寤更以賄于公張其賄証遂辦女婦  
聘家郡之平定倉蒞其稅入者有賂吏胥無所忌  
並緣為奸至公賂不行宿弊乃公聞者貌不甚揚  
人初易之及是能聲藉甚周太守禮之加厚燕居相  
見至稍之為先生或以事出則章向公署公亦慨然  
盡力不以攝嫌瑞安平陽界上有地岸海曰沙園素  
苦朝溢民力耕不足以供額稅公為築石堤成而固

公甚遂以公姓名塘曰斬公塘云民有戲堂  
侍險遠數抵法官司捕不獲將坐以叛公曰罪止  
身若叛則其家皆坐矣吾不忍禍及無辜親至其所  
居曉以利害堂感悟乃就逮其家竟得不坐海盜張  
亞虎等橫不可制公畫計擒其魁賞于法支黨潰遷  
海道以寧公持法甚嚴而所存仁恕凡訊獄務情之  
得多所平反尤留意窮民每行縣必先存問孤老或  
捐已廩以賑之溫嘗缺判郡人請于吏部乞補公公  
適在京師或謂少事閔即則其事濟矣公不為動蓋  
居溫八年久而民益愛之繼周公者邵公某也持公

如周公及范太守至禮貌。公即請老去時成化壬辰歲也。自是家居十餘年。溫人道鎮江者必來問安否。其縉紳士大夫與其家社還如親戚。至於今不衰。公為人孝友。公歿居喪以孝聞。比仕母已老不能就養。每得美衣珍味輒寓婦以獻。伯兄老無子事之甚謹。與人交襟袍夷坦不為岸。公有急輒周之。年踰五十猶未有子在溫時其配太恭人范氏伺公出陰為置妾公聞而止之曰女嘗孕而不育天也吾且老安可復累人之女遂以藥自損。無何生子貴而公之年已四十有七矣。公以爲母。公得子雖

女不以慈廢教童年為擇所事遣游故憲副丁君至  
夫之門丁君在親黨中行卑年少時尚未有名公獨  
器異之禮之甚恭可謂有知之人鑒矣公之卒為成化  
壬寅五月五日距所生永樂辛卯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壽七十有二屬纊時戒其子不得效世俗以飯僧  
薦福為孝又以立身揚名勉之公辛卯八年為弘治  
己酉貴舉應天居首選明年進士及第八為翰林編  
脩滿考蒙恩贈公官如子階文林郎今

上在春宮時黃由編脩兼校書尋充講讀官頃以濬  
鄭舊學老勞由諭德進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侍



讀未幾用

聖母尊璠覃恩加贈公官階亦如之范氏樂易樸厚  
慈仁喜施事姑以孝稱公既沒每以公志勵其子年  
七十有三而少卿始登進士居京邸享其榮者十有  
七年再封至太恭人年幾九十而卒着年盛福世鮮  
其儷子男一即少卿也學行醇脩所至未可量女一  
適士人丁元祐孫男一人曰延慶女二人長適禮部  
侍郎補菴費公之子玄次尚幼初公權壘焦石山之  
麓惟茲太恭人之喪

上特遣官諭祭且命有司

異數也少卿將

高告壤啓公楹而合窆焉且將徼賜於立言之大君子發其幽潛以爲不朽計乃述公平生履歷以狀屬宏於誼不可辭也謹叙次如右以備採擇謹伏